

小小说

中奖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易发财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全是冷汗，而嗓子干的像要着火。他顺手端起床头柜那杯凉茶，一口气喝下去，然后又躺在床上，看着宾馆房间的天花板发起呆来……

他来这里县城已经三天了，临来时，单位领导丢下一句话，要不回货款就别回来！他一肚子怨气，这货又不是我除出去的，这领导为啥总挤兑我呀？没办法，他丢不得这份工作，只能服从。

三天了，他虽然找到了“庙门”，却没见过一个管事的“香主”，别说是要钱了，连顿饭也没混上，他只好把自己卧在这家宾馆里。晚上，老婆小花打电话催着要钱，说热力公司要取暖费了，孩子要交补课费了，他说没有，小花就哭又闹又骂：“……你个败家龟孙，没钱养家，你咋有钱买彩票？”他烦的不行，就挂了电话，但小花很快就打过来，折腾了几个回合，他没办法，只好关机。

心烦如麻的易发财憋了一肚子的沮丧，就去楼下的宾馆餐厅，要了一盘麻辣豆腐，一瓶北京二锅头，一个人喝起了闷酒。一瓶酒下肚，易发财烂醉如泥，是宾馆的保安把他背到房间的……

他躺在床上不动不敢动，头疼得像要炸裂一样，阵阵恶心伴随着往事在他心里翻江倒海般搅动着。

十年前，他买彩票中了两万元的奖金，这意外之喜竟让他迷上了这玩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两年下来，他虽潜心研究购买，可命运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不但把那两万块钱搭进去，还把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变成了一箱子废纸。

去，还把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变成了一箱子废纸。

为此，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家庭矛盾也不断升级。这让他非常窝囊：我买彩票咋了？又没用公款？这当领导的为啥总给我眼罩戴？特别可气的是老婆小花，中奖时那张乐开了花的笑脸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地骂他，这让他无法接受：我买彩票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又没偷没抢，她怎么就不理解呢？可日子让他在这彩票祸祸到了快无米下锅的程度，他在老婆跟前哪能还硬起来？

亲朋好友都对他有了意见，他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可有一人却始终支持他，那就是彩票站的老板韩得利。易发财和韩得利合作多年，易发财把钱都花在他的彩票站，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非常亲密，后来竟成了把兄弟。

掏干了把兄的钱财，把弟也觉得过意不去，两个人在一起喝酒时，韩得利就给易发财出了个主意：“大哥，以你现在的情况，再像从前那么乱买怕是支撑不了，咱换个买法，凭我多年经验，选个固定奖项，编个固定号码，期期买这号，又省心又省钱！前两天，山东一彩民就中了大奖，那个号码他跟了十年！”

“真有这事？”易发财的醉眼瞪得如同牛卵，直直看着韩得利。

“千真万确！你把这事交给兄弟，保准办好！你一个月或二个月结一次帐就行。”

易发财听后觉得这个法子不错，就兴奋地拍手叫好。于是，俩人研究一番，编了五组双色球，交给韩得利代

买，他一个月结一次帐。

八年了，已经约定成俗，他们合作的很好，彩票一期没落，他月末结帐分文不欠。这八年，他花了一万二千多元，可最高就得过一次四等奖，二百块钱！老婆小花早就劝他死了这条心，别花这冤枉钱了！他不听，他坚信这奖他都会得。气得小花经常骂他是傻种……

到了中午，醒了酒的易发财觉得有点饿，想起床洗漱一下去楼下吃饭，害怕单位领导来电话，他顺手打开了手机，一连串的信息声响起，他想，一定是老婆小花发的，便划开看了一下，若干条都是骂他的。他生气地翻过去，心想，都是彩票惹的祸！

想到彩票，他心里猛一动，那挥之不去的渴望和期待促使他打开网页，去寻找他失望了八年又渴望了八年的中奖号码。

这一看不要紧，惊得他几乎没喘上气来，一行他背熟了八年的数字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他揉了揉眼睛又看，准确无误，一等奖，六百二十五万！

“我中奖了！”他在房间里叫了一声，害怕别人听见又急忙用手把嘴捂住。这从天而降的大奖兴奋的他头发都竖立起来，心脏狂跳得像只野兔子就要蹦出来了，他用双手使劲压着胸口，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这种亢奋他自己根本无法控制。

六百二十五万！我发财了，发财了！他用右手的手指使劲掐着自己的左臂，觉得还疼，又看了五遍手机上的数字，确定是真的。他的思绪被兴奋搅乱，不由浮想联翩起来：回去就辞职，老子不给你们干了！要买车，买好

车，要换房，换大房！看花儿还敢骂我吧？要是她再骂鸡狗碎的，我就换……

想到老婆，他心一动，应当给她报喜呀，想着就拨通了那头的电话：“花儿，咱中奖了，中大奖了，六百多万呀！”他兴奋的有些语无伦次。

“我他妈以为你死了？中奖？你不是中魔了吧？赶快想办法弄钱！要不你就滚出去去！”小花说完把电话挂了。

这咋和单位领导的话一样呢？真是看人下菜呀，连老婆都这鬼色！但易发财没怎么生气，心想，你别狂，看回去怎么收拾你……

吃过午饭，易发财的情绪多少平静了些，他突然觉得这事有些蹊跷：这大半天了，韩得利为什么没发信息也没来电话？那次中了个二百元的四等奖他都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可这次中了大奖为什么现在还没报喜？莫非是他想占为己有？一连串的自问，惊出了他一身冷汗。但转而一想，韩得利是自己的把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虽然没签什么合同，但这八年多他一直很讲信用……即便是他起了贪心，我也不怕他，打官司他也赢不了，我有一千多张同样号码的彩票可以证明……

他正这么胡思乱想着，韩得利还真的打来了电话。太及时了！他顿时又兴奋起来，这肯定是报喜的电话！他用颤颤的手接通了电话，又用颤颤的声音先客为主：“老弟呀，咱中奖了，中大奖了！”

那边回话的不是韩得利，而是一个女人：“易哥，我正想给你打电话说这事，唉，昨天我们店这边停电，当家的为了给你打彩票，骑电动车去鸿利彩票站，半路上出了车祸，现在还在医院抢救！都是为了你，你得管呀……”女人已泣不成声。

易发财一下子傻了，人就像钻到冰窟窿里一样，从头一凉到脚！

看来，这大奖没中，兴许还得摊上官司……



榆叶梅 摄影 邹高有

每逢佳节倍思亲

(外一首)

■晴耕雨读

母亲节后，思母更深，想当年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母恩之深终生难报，因作一阙乐府长短句怀念母亲。

慈母已逝未承恩，
老却少年心；
屑儿欲养亲不待，
忧思泪沉沉。

想年年岁岁，
夜夜更深；
如豆灯火照缝针，
身衣丝丝缕缕，
缝入母爱江海深。

若遇头痛脑热，
母更忧心，
寻医买药问诊频；
儿有丝毫进长，
母亲满心欢乐笑意真。

养育儿女不易，
终于积劳成疾；
未待儿孝成仙人，
留下毕生长憾！
滔滔悲泪，
难报深恩。

岁月寄怀

年少不畏苦难多，
常为生计奔波，
窃喜陌上人如玉，
与我耳鬓齐厮磨。
生活虽琐碎，
岁月也如歌！
从此妻贤子孝，
不羨富贵与仙佛。

今夜大雪满城峰，
原想乐聚亲朋，
却被驿路相阻隔，
如此长夜寂寂，
想半生耕读，
生计之外，
只把些岁月，
与那秦书汉简相磋砣！
若问余生如何？
就与二三同道，
诗酒漫吟哦。

在广袤的大地上，究竟有多少条河流绕过村庄，无人知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家门前有一条河流，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着。

每个寂静的夜晚，我都在小河欢快的呼噜声中进入梦乡。

童年时代，跟随妈妈去河里洗衣服，河岸上放着一个空罐头瓶，我在石头底下，逮几条小鱼拿家里养着。我总问妈妈重复的问题，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妈妈说，这是条无名河，没有名字。我又问，是谁说的？妈妈说，村里人都那么说。我不明白，那么美的一条河，为什么会没有名字。八岁的我，背着书包去学校，我问过很多同学，她们也告诉我，她们村里也有这样的无名河。可我知道，哪个村里的河也没有我们村里的河漂亮。

这条无名河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春天，春风化雨，柳丝飘飘，绿绿的草地上的蒲公英，苦菜，开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远远看去，像一块绣着花儿的绿色地毯。

放学的几个女孩子，站在河边，看那几个男孩子往河里丢石子，看谁打的水花多，欢快的笑声，随着水花跳跃着，惊跑了太阳公公。

夏天，我们把裤腿高高挽起，赤着脚在河里走，河水凉凉的滑过脚面，特别凉爽。村里人的菜园子，大多在河边。园子的土总是湿漉漉的，踩上去，脚窝里能渗出一汪水来。因

此，园子里的菜格外鲜美。我和几个最要好的女孩子经常去园子里拔水萝卜、胡萝卜，然后用泉水把这些纯绿色食品洗干净，坐在树底下吃，那个年代的孩子哪有零食可吃呀！几棵萝卜就算是天下美味了。

秋天，像谁用彩笔把山和树染成了金黄色。河面上，总有落叶和落花飘来。像一个个美丽的梦，随波逐流。

冬天，这条河变成一条白色的绸带，蜿蜒绵亘，一直伸向远方。我们扛着冰车，去体味飞翔的快感。

我一直相信小河是有灵性的，百年不遇的干旱季节，有好多人在心里求雨，祈求老天爷来场透雨。我也一样，每天站在阳光下看天，希望有神龙现身，上下翻飞。瞬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记得小时候，经常被村里的刘奶奶叫去求雨。刘奶奶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她三寸金莲紧裹着，站

无名河

■辽宁 沈德红

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冬梅，冬梅，9个小仙女就差你一个了，快点出来，我们去求雨！”

所谓求雨，无非就是去村外的小河里寻找泉眼淘泉水。泉水像盛开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水泡。它的周围是清一色的柳树，柳条像少女的秀发，在微风中飘扬着。有的柳枝还像小孩子的手，调皮地打一下我的脸蛋。

刘奶奶蹲在泉水旁，拿着用葫芦做的水瓢，在泉水里使劲地往外淘水。口里念念有词：九条仙女来淘泉，淘得老龙不得安。大雨要下下三阵，牛毛细雨下三天。

我们9个9岁的小女孩，排成队，虔诚地双手合十，低垂着头，随着刘奶奶把歌谣再念一遍。不知道是我们求雨，感动了上天，还是巧合。有时候，我们才回到家里，小雨就渐渐

散文

小温

■江苏 张新文

小温是什么？小温就是小小的温暖呗。

如果一个人在雪夜里赶路，忽然看到前方有零星的灯光，心里就会有小小的暖意，寒冷如果有重量，此时似乎就减轻了很多……物质匮乏的年代，小温就是一盏煤油灯、一个土火盆，在我幼稚的时候，觉得一豆灯光离得越近越暖和，索性就把指头伸进摇曳的灯火里，灼烧得疼痛，猛地缩回，指头就生出了水泡。这也便长了记性，起码知道小温是属于大家的，容不得有私欲，更不能占为己有。土火盆是那个年代家家必备的取暖器具，吃过晚饭，火盆里装满细碎的麦粒壳、或是秕谷（木匠家多用木屑），而后

再从土灶里铲些带火星的灰烬覆盖在上面，用木板再压一压，很快火盆就会燃起暗火，暖意融融。一家人围坐在火盆的四周，孩子往火盆里埋着花生、玉米，时不时会有啪啪声响，那是玉米爆炸，开出洁白花儿的声音，随即一家人氤氲在爆米花的香味里。闲的不光是孩子，男人也都闲了下来，多数的

时候，会抽着烟窝，得意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女人这个时候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烤火，一边做着针线活，纳鞋底的时候，针锥如果太涩，不滑溜了，她会把针尖很麻利地从自己的头发中穿过，那动作就

是一首优美的短诗。男人看着女人忙碌，从心底泛起感激和知足的浪花，灯火太暗的时候，他会用小拇指上的长长指甲，把燃废的棉灯芯挑落，满屋顿时就亮堂了很多，就连小温的灯火，也摇摆着身段，亲切起来，此情此景，应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佳句，再冷的冬夜，有了小温，便没了冷的感觉。

有了小温，便没了冷的感觉。去年十月一放假的时候，我在故乡的小城闲逛，突然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扑倒怀里，他几乎哽咽地说：“总算见到你了，我的老同学！”，我端详了半天，还是不敢认。他无奈地自报家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县城租房子，带着他的孙子读书呢！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孩子都交给了爷爷和奶奶。我惊讶于时下农村人都重视教育，宁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他却惊讶我写了那么多的

文字。记得文学大师汪曾祺曾画了一副水仙画，并配诗于其上，曰：“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老做为作家，应该为人间送温暖，哪怕是很小的一点。

温暖的篝火在燃烧，不止作家，我们都应该往火堆里投进几束薪柴，让温暖传递得更远。到了远方，即便成了火柴头那么大的、无数支的小温，依然有着春天般的融融暖意……

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他说我写的文章接地气，虽是凡人琐事，却有正能量，给人以温暖。我说：“即便你知道我写文章，难道你订阅了很多报纸？”他立马拿出手机，找到一个报纸搜索软件，输入名字，作者发表的文章立马一览无余。万万没想到，信息时代，只要你创造，抑或是给予了这个世界一点点的温暖，别人就会感受得到。临别的时候，我还是要抱一抱我的老同学，反过来，他也给了我一个温暖，激励我写好每一段文字、讲好每一个故事，不要愧对横平竖直的每一个方块字，更不能愧对文字的知音，特别是故乡这样一个特殊的读者。

提及小温，脑海便想起古人雪夜访友，虽然王子猷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愿敲门惊动主人，反而起锚行舟打道回府了。所以，人在世上，有人牵挂和惦记，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行文至此，岁月已经跨入腊月的门槛，在乡村，女人忙着浆洗被单，晒被子，置办年货，年味也渐渐地浓稠起来……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姚管集有个老汉哭了，哭得很伤心，说他的老人机坏了，他平时只能接，不会打。他的理由是：如果手机不出现故障，远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即便不回来过年，也会打个电话给他吧。当他步行十几里路到集上找人修理手机时，师傅说他的手机好好的。手机没坏，他该高兴才对呀，可是他蹲在地上哽咽地哭泣起来，“儿哇，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啊……”令在场的人们，也都悄然泪下。无论工作是多么地繁忙，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快过年了，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小温，切莫让老人抹泪说手机坏了啊！

记得文学大师汪曾祺曾画了一副水仙画，并配诗于其上，曰：“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老做为作家，应该为人间送温暖，哪怕是很小的一点。

温暖的篝火在燃烧，不止作家，我们都应该往火堆里投进几束薪柴，让温暖传递得更远。到了远方，即便成了火柴头那么大的、无数支的小温，依然有着春天般的融融暖意……

看着小河泛着光影发呆。我高兴了去河边，不开心也去河边，把这条无名河当做知己，向她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读到初中毕业回家，在学校就喜欢写作文的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偶尔有小文在报刊发表。可那是八十年代，我的理想，并不被人理解和支持，很多时候我是被孤立的，那段时间，是我去河边次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时候。想到自己被别人说三道四，就会委屈的落泪。小河静静地陪着我，让我感觉很温暖。

在出嫁的头一天，我去和小河作别，想起自己远嫁，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和我心里的小河倾诉衷肠，一阵难过涌上心头，我泣不成声。小河似乎懂得我的心语，用哗哗的流水声，安慰着我。月亮似乎一直留在河面上没有走远，月光宝盒，发出来的光亮，在河面上闪着光泽，像个梦般逃离。

多少个春去秋来，细数光阴，我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回去了。在梦里，我会经常梦见那条无名河。因为我爱上写作，喜欢读书，才知道这条无名河，是克什克腾旗境内，西拉沐沦河的支流。

我知道，无论时光怎么飞逝，不管我身在何方，这条无名河，会一直在我心里，奔流不息。